

## 狗

### ——用刺刀威胁不顺从的少女

富岛悦司

(伍长 分队长)

沿津浦线一路驶向天津的火车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都是连绵不断的肥沃黑土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，不知不觉地浮现出13年前的一件事，清清楚楚，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。

佩带着三个星的领章、拿着枪的年轻的<sup>我</sup>，相信只有战争才是日本唯一的生存之道的<sup>我</sup>，在山东省一带近四年长期奔波，把耕田的老百姓、孩子的温柔母亲的不断诉苦骂作“反抗日本军的不逞之徒”，打、踢、杀，还有抢夺、破坏粮食和财产，像不再处于人世的迷恋战争的疯子。

“是呀，那个时候，中队长那家伙是这样说的呀！”我想起在1943年的岁暮，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在渤海湾沿岸地区到处破坏的情况。

“怎么样？这个样子，至少10年之内什么也干不了！哈哈……要是过了10年，再来嘛！……怎么样？富岛上等兵！”

“是，队长！完全是这样。”

被太阳晒黑的白井中尉的脸，在燃起的篝火中，通红地、心术不正地笑着。

“队长，富岛要更加努力！”

于是，我只要见到男人，就随心所欲地殴打，把他当作残害的对象；如果看见女人，就大喊着“只是饶你们的性命，要听我的话”而加以侮辱。女人中也有哀求的。被她们拒绝时，我便说：“这个混蛋，武士对你这样怜惜，真也太不懂事了呀！”把她打到要死的程度，再用刺刀刺死。

这是忘不了的12月8日。

“吹来了烧焦的气味，哼！”

把抢来的手巾围在头上的水岛上等兵，擤着鼻涕向我嘟囔着。

“嗯……”我正在想着什么，一边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答应。

在两三天前，从渤海湾海岸线可以看到住在这个灌木地带的几户人家。今天——12月8日，完成“大诏奉戴日”<sup>①</sup>的“圣战仪式”之后，已是10点左右了。

中队长白井中尉昨天（7日）晚上说：“在这一带肯定藏着物资。”于是，把年龄大约40岁的两个老百姓上了火刑，进行拷问，然后把杀害他们的地方作为祭坛，举行“仪式”。他耸着右肩说：“这是为了增加胆量。”

烧活人发出的难闻的臭味，加上黄色的烟，直冲鼻子，忍受不了。

“唉，畜生，怎么会这样？能认输吗？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日本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宣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子。——译者

我这样想着，皱着眉头忍耐。

此后一个钟头也不到，小队长青木四郎少尉和谷田一雄准尉便指挥两个小队从那里向北“扫荡”。于是，我们便象现在这个样子走着。

士兵们在“纪念日”也不得休息，一边嘟囔，一边拖着很重的、走起来啪啪作响的、难看的鞋子，没有目的地走着。离开那里后已经走了20分钟，可是，随着风头，一直可以闻到烧人的臭味。

“畜生！”我因为筋疲力尽而更加生气。

“在这样的野地里走着，一个女人也没有，太无聊了。”我这样说着，回答了刚才水岛上等兵的话。水岛上等兵点着头，等于说一句“是呀”。他叫新兵拿着轻机枪，自己拿出烟吸了起来。

突然，从右方传来喊声：“喂，有人！小队长，是女人！”

和我同年入伍的一个士兵，叫作“甲州的野人”，长着浓密胡子——山梨县人小泽正一一等兵，举起两手高喊道。

一瞬间，大家的脸色紧张起来，像发现猎物的饿狗，朝着吧嗒吧嗒作响的方向跑去。

“等着！等着！”青木少尉和谷田准尉这样叫着对看了一下脸，呆笑片刻，自己也要追过士兵似的跑了起来。在灌木地带开垦成的大田旁边，往下挖了大约一米深。在这片洼地当中，由于日军的胡乱破坏，有显眼的住家残迹……

在向阳的角落里，八个女人躲避海上吹来的12月冷风，好像经常都在哭泣似的充满对战争的怨恨，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微微地颤抖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直瞪着包围上来的士兵们。女人们窸窣作响地互相靠近身体，手和手紧紧地

握着。

“啊！……发现了这些好东西，杀掉是可惜的。现在开始让你们看看好事，好吗？是慰问团——今天是12月8日，是纪念日！哈哈……”

“权藤翻译，把那从右数第二个女的拉到这儿来，和那个当向导的笨蛋老百姓一起消遣，好吗？”

青木少尉把军刀当作拐杖，这样说着，和在旁边的谷田准尉眼光相遇——他傻笑着表示同意。

“噢，是。”朝鲜出生的权藤翻译像养熟了的猎犬一样跳进坑内，挥舞着手里的棍棒，想把女人带出来。

士兵咽着唾沫看守着。

“喂！妈的，好狂啊！这个混蛋，反抗吗？”

棍棒朝着互相抱成一团的女人们的肩头和脸上胡乱打去，发出啪啪令人难受的声音。每当沙土刷刷掉下来时，黑土便落到女人们的头发上。

突然，在围成环形的女人当中，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婴儿的哭声。

“哎哟，干什么？可爱的婴儿有什么罪？”女人们拼死反抗。

士兵们吓了一跳，亮出了刺刀。在撕下的一块破布里包着的三个可爱的吃奶孩子，被已不能阻挡敲打的八个母亲的身体守护着。我从上面把土踢下去说道：

“这些崽子长大了，也要变成反对日军的东西。这些畜生！”

“干呀！干呀！”在周围高喊之下，权藤翻译更加粗暴起来。

被权藤翻译抓住头发拉出来的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，眼

泪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好像是渗进黑泥土里，被吮吸掉了。

“这儿！这儿！”

青木少尉站在前头大声喊着。我们的士兵亮出刺刀团团包围着。那个女人脚尖着地，两手像儿童舞蹈拔萝卜似的被拉出来。

“这个老糊涂百姓，打他，喂！”

已经被小林兵长拉破衣服的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，一看就是长年在田里劳动，被太阳晒黑了的温顺的眼角皱纹濡湿，用不断劳动的粗硬双手趴在地上，摆动着头，一个劲儿地诉说着什么。

“唉，讨厌！权藤翻译，快打！”

青木少尉的命令是那样冷冰冰的。

“喂，不干吗？”啪！啪！女人和男人被权藤痛打着。女人的白色皮肤裂开，血冒出来沾满了泥土。但是，女人脸色苍白，咬着嘴唇，动也不想动。

“那个老糊涂是个窝囊废。喂！喂！”尽管如此喊叫，那男人仍旧好几次磕头诉说着什么。

“你们看着不行，不动吗？”

新兵们的叫声和留下来的女人们的求救声混杂着。可以听到用半哭丧的脸一味胡乱叫骂的声音，好像压制不住似的。

“混蛋！别哆哆嗦嗦的！”

青木少尉瞪大眼睛大骂着。

“这个老糊涂，这个娘们，不打行吗？”

权藤发疯似的挥动着棒子。啪！啪！……就这样，老人和女人一起流着眼泪，不能动弹了。

“好，权藤！你干得好！跟这群东西说，只是饶他们性

命，哈哈……”

青木少尉和谷田准尉很高兴地笑了，士兵们也高兴地笑了。

但是，我们并不因此而满足。

“再来一个！”

“是那个东西！”士兵们七嘴八舌地叫着，向被新兵包围的女人们那边跑去。这是因为，他们看到，在女人们当中，有一个摆着发辮的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。

“躲开，躲开，发傻啦！”老兵们大喊着，新兵们胆怯地被撵走了。

“出来，出来，是你！”我最先跑上去高喊着。接着，小泽正一一等兵也及时地大喊。在这时，我心中暗想：“要好好干。”根据我的可靠经验，这正是讨好的机会。

“这个混蛋！”我和小泽一等兵同时跳进了洼地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”那姑娘大约知道迫近的危险，用悲惨的声音喊着母亲。母亲从土里生，在土里长，长年辛劳，做梦也盼望着这唯一留下来的姑娘能幸福地结婚。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太婆一个劲儿地眨着带皱纹的眼睛，磕头向我哀求着。

“混蛋婆子，捣乱！”我用右脚的高筒靴子踢她肩膀，把她踢了下去。在老太婆万般无奈的叫声停止后，我和小泽一等兵紧紧抓住姑娘的头发和脖领，硬把她拖了上来。

“哎哟，妈妈！妈妈！”

姑娘一面发出肝肠寸断的悲惨叫声，一面抱住老太婆。妇女们一个劲儿地喊着什么，但是，刺刀紧紧贴住她们胸口，把她们残酷地拦截住了。

“畜生！你要是不愿意被杀死，那就得老老实实地听话！”

我的枪筒啪的一声插在女人背上。老母诚心诚意地为姑娘绣的花鞋，沾满泥土甩掉了。

“喂，喂，脱掉！脱掉！”

小泽一等兵抓住哭泣的姑娘，紧拽她的下衣，嚓嚓地撕破，脱了下来。

“小泽一等兵，好啊！狗，叫她装狗！”

后面的青山少尉走到圆圈最前面命令道。

“是。”我和小泽一等兵条件反射似的这样答道。

“哈哈……好呀！快来做！快来做！”从周围长满胡子的脸上，哄地腾起嘲笑声。眼看着包围圈越来越小了。

忍受不住凌辱和悲痛，少女的温柔肌肤在发抖。士兵们的120只眼睛再加上冷风，无情地在姑娘的身体上像小刀一样扎着。

“啊……妈呀！”

“喂，走！走！像这样走呀！要是不走，就杀掉你啦！”

小泽一等兵一边叫着，一边把脸朝向姑娘，让她看着学狗的样子走了一圈。

“走！走！因为不杀你，快来学！”

我的刺刀尖扎进姑娘的白色皮肤。刺刀尖沾上了鲜红的血。

“啊，妈妈！妈……”姑娘的喉咙哽住，一眨眼功夫，声音就断了。母亲嘶哑地叫喊，听起来像是痛苦的垂死挣扎的声音。

“哈哈……”士兵们淫秽地哄堂大笑，一下子把那痛苦的声音盖住了。

“这个混蛋！这个混蛋！”

小泽一等兵挥舞棒子打到了姑娘的腰上。

“好，今天过个好的纪念日。喂，权藤翻译！你和妇女们说，今天特殊，饶了她们，不枪毙。啊，反正终归是死，如果哪儿的部队看见了，还可以当慰问团用。哈哈……可是，权藤翻译，如果只是让男人活下去，以后就不好办了。以后再收拾吧！”青木少尉这样简单地命令道。

“是。今天夜里姑且教训一下试试看。”

权藤讨好似的点头，目光锐利地远望着老百姓。

士兵们还没有十分满足地踢着脏鞋，把尘土踢到妇女们的身上。妇女们已经没有哭的了。紧紧抱住姑娘的老太婆给姑娘穿上沾满泥土的花鞋，怨恨地盯着我们。妇女们谁也不想动。

“哈哈……活该！”

我大喝一声，嘲笑着往回走去。

泪和血污染的黑土像被乱抓的肌肤，荒废了，从海上吹来的寒风刮得沙土到处飞扬。可以听到灌木的咯吱咯吱响声，越来越大。

那天晚上，老年的老百姓经过白井中尉和权藤翻译的手，在前天有篝火的地方被烧死了。那时，我是哨兵，正在站岗。

第二天，我又拉上水岛上等兵，两个人去妇女们所在的地方，对着一直是看守自己的家和田地、抱着可爱的吃奶孩子的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妈妈，亮出手枪，殴打以后进行了强奸。

我借战争之名像这样把中国妇女和老百姓残酷地杀害着。有这种遭遇的人，为数不知有多少。

啊，我犯了多么大的错误！是可耻的罪恶呀！谁叫我这样干的呢？

**这就是战争！**

只要保持和平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。我再也不干这种非人的行为了。受到这种侮辱的痛苦的妇女还在世界上。日本的妇女也是这样。我感到从心里对不起她们。

把未来的接班人——孩子的母亲弄到这般地步，破坏了人间安乐的生活，破坏了他们的财产，把妇女弄成那样，对于在战争中这样干了的我们来说，实在是不堪忍受的痛苦。

## 简 历

原籍：神奈川县川崎市

出身阶级：工人，电动机卷线及修理工

最后毕业学校：电机学校日间部本科三期毕业

部队名：59师团54旅团110大队

被捕地点、时间：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市女子商业学校，

1945年8月25日

年龄：38岁

## 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7月）

从战后的反省开始，三十几年过去了。

当我得到宽大待遇回国之时，新中国的人们请：说再也不要拿枪了，作为邻国的友人，过着和平的家庭生活吧。想起这话，我感到有必要谈出作为旧日本军士兵所犯下的罪行真相（三光作战），好向下一代青少年交代。

在现在的国内国际形势之下，国家的真正建设者应该告诉年轻一代：日本前进的道路再也不是过去的道路，应建设一个没有战争、不再拿枪的世界。

（富岛健司）